

《大劈棺》（一名：《蝴蝶梦》；一名：《田氏劈棺》）

主要角色

田氏：花旦
庄周：老生
王孙：小生

情节

庄子已参悟大道，能作分身化形之术。一日，因在外遇一扇坟寡妇，自言须待坟土干时转嫁等情。归后即与妻田氏谈及，并语带讥讽，侵及田氏。田氏愤极，因与之吵闹，随将庄子带之扇撕坏掷地，以鸣不平。惟斯时庄子已看破世情，知夫妇之爱一切皆空。不数日即幻病而死。弥留时，觉田氏无限悲伤，伉俪之情似甚笃者。既而幻身化一楚国王孙，往吊其门。以试田氏，不意田氏见王孙车服丽都，貌姣好若女子，果惑而嬖之，遂命其仆为之说合，欲纳王孙为赘夫。虽王孙故以三事相难，田氏亦无一一如王孙愿。及合卺之夕，既入洞房，王孙忽得暴疾，心痛欲绝。其仆云须人脑方可疗治，否则恐不救。田氏至此，得新忘旧，方恨好事多磨。但愿王孙得早一刻痊愈，虽剜自己心头肉，亦所不惜，遑问身外一切哉！急勒臂揲袖，持刀入柩所。将庄子棺奋力劈破。不图棺启而庄子忽跌坐而起。此时田氏恐怖惶惶，懊恨欲死。真有置身无地之概。只复勉强矜持，与庄子辩白。无何，庄子又摄化王孙主仆二形，以出其前，田氏始知皆庄子生幻术也，无以自解，遂自缢死。

根据《戏考》第五册整理

【第一场】

（庄周上。）

庄周（小锣数） 奉师严命下山林，
探望田氏转回还。
行几步来至在寒家院，

（童儿上。）

童儿（白） 参见师傅。
庄周（白） 罢了。
（小锣数） 又只见童儿在面前。
上房对你师娘讲，
你就说师傅转回还。

童儿（白） 有请师娘。
田氏（内西皮导板） 忽听得童儿一声请，
（田氏上。）

田氏（西皮原板） 但不知他请我所为何情？
出言来我把童儿问，
请师娘出二堂为着何来？

童儿（白） 师傅回家。
田氏（白） 哦哦。
（西皮原板） 忽听得童儿一声讲，
他言说先生转回还。
站立在二堂用目望，
果然是先生转回家中。
叫童儿等师娘把衣来换，

（田氏下。田氏上。）

田氏（西皮原板） 浑身上下俱改妆。
走上前来把礼见，
再对先生说端详。
（白） 先生你回来了？

庄周 (白) 回来了。

田氏 (白) 先生，你看你脸上的尘，身上的土，胡须冻成冰了。待为妻与你……哈哈……

庄周 (白) 喂，不要厌气。

田氏 (白) 哎吓，你又不是十七，我也不是十八，谁离不开谁？既如此，离你远远的，省得讨你那个厌气。

庄周 (白) 哎，田氏，

田氏 (白) 不是“甜氏”是“苦氏”。

庄周 (白) 哎，田氏，这……吓，哈哈……

童儿 (白) 哦呵！

庄周 (白) 童儿在此作甚？

童儿 (白) 伺候师傅。

庄周 (白) 不要伺候，下去！

童儿 (白) 不去。

庄周 (白) 不去要打！

童儿 (白) 不要打，我去了！师傅你等我走后，你与师娘下跪罢！

庄周 (白) 唻！唻！
(童儿下。)

庄周 (白) 是我不在家中把这童儿惯坏。
田氏，这……哎，哈哈……丈夫与你说话，童儿还要背他一些。

田氏 (白) 既说此话，是我为妻的错了。

庄周 (白) 哪有你错？

田氏 (白) 先生请坐。

庄周 (白) 田氏请坐。

田氏 (白) 先生不在高山修真养性，回家为何？

庄周 (白) 探望你来了。

田氏 (白) 多谢先生好意！

庄周 (白) 好说。

田氏 (白) 先生下山以来，可见什么奇事？

庄周 (白) 遇见一桩异事。

田氏 (白) 什么异事？

庄周 (白) 是我下山以来走在中途路上，遇见一位身穿白的妇人。她丈夫死过，未到一七，她要另行改嫁，是她婆母言道，将坟上扇干，许她改嫁；坟上不干，不许改嫁。贫道见她哭得可怜，举来三分神火，将坟上扇干。是她无恩可报，赠与我白纸小扇。田氏请看。

田氏 (白) 待为妻看过：
(念) “道人行路在路旁，你扇坟来好心酸。但等庄子死故后，你妻比我大不贤。”
(白) 呀呀啐！道是哪里说起？拿住奴家比那下贱之人！先生好好收起。

庄周 (白) 田氏可曾看过？

田氏 (白) 为妻倒也看过。哎，先生，想我乃是齐王之妹，金枝玉叶，况且又是先生之妻，怎比那下贱之人？

庄周 (白) 哎吓，是吓，想你乃是齐王之妹，金枝玉叶，怎比那下贱之人！如今人心难测。

田氏 (白) 先生倘若不幸，为妻与你守节立志。

庄周 (白) 你不能。

田氏 (白) 我一定！

庄周 (白) 我却不信。

田氏 (白) 为妻情愿对天盟誓。

庄周 (白) 你盟誓我方放心。

田氏 (白) 哎，先生！
(西皮导板) 与先生对坐在二堂以上，
(白) 先生，

庄周 (白) 喂。

田氏 (白) 哎，先生，

庄周 (白) 无量佛。

田氏 (白) 哦哦,
(西皮慢板) 听为妻把此话细对你言:
倘若是先生亡故了,
我总要守节立志贤。
若有三心并二意,
怎么样?

庄周 (白) 准备天打,
田氏 (西皮慢板) 怎样吓?
庄周 (白) 五雷轰!
田氏 (西皮慢板) 哦, 哦。
庄周 (西皮原板) 一见田氏盟誓愿,
倒叫庄子喜心间。
回头再把我妻叫,
你与我到后面打茶羹。

田氏 (西皮原板) 我在此处莫久站,
去到后面打茶羹。
(田氏下。)

庄周 (西皮原板) 一见田氏她去了,
倒叫庄子暗思量。
(白) 哎吓, 且住。我看田氏眉来目去, 不像守节立志的样儿。待我假死厅前, 看这贱人怎样与我守节立志?
(西皮原板) 将身坐在二堂上,
等田氏到来看分明。
(田氏上, 童儿上。)

田氏 (西皮原板) 迈步且把二堂上,
叫先生请来用茶羹。

庄周 (西皮原板) 我将茶羹端在手,
喝一口来好悲伤。
一霎时腹内痛难以扎挣,
怎么样?

田氏 (白) 大料我命活不成。
庄周 (西皮原板) 阎王造定三更死,
何人留我到五更?
(白) 田氏! 童儿!

(庄周死。)

田氏 (哭板) 一见先生丧了命,
庄周 (白) 看你怎样与我守节立志吓!
(庄周下。)

田氏 (哭板) 哎哎哎, 怎不叫人痛伤心!
(西皮原板) 我将尸首忙掩下,
再叫童儿听分明:
(白) 童儿, 你家先生已死, 现有银子五十两, 拿在大街之上买口好棺木, 买上童男童女, 金斗银斗, 你快去罢!

(田氏下。)

童儿 (白) 晓得哉!
哎, 你看我们先生回得家来, 饭也未吃, 喝了杯茶就死了。师娘叫我买棺木, 到哪里去买? 待我走起来看。
到了, 待我跳进去。店老板!

老板 (内白) 干什么?
童儿 (白) 买棺木。
老板 (内白) 买几口?
童儿 (白) 死一个, 还要买几口?
老板 (内白) 你要哪一口?

童儿 (白) 待我看。这一口倒不错，要多少钱？

老板 (内白) 五十两。

童儿 (白) 这么贵，要五十两！二十两罢！

老板 (内白) 二十两太少，加一点！

童儿 (白) 二十五两。

老板 (内白) 还不卖。

童儿 (白) 不卖，三十两！随你卖不卖！

老板 (内白) 卖给你罢！

童儿 (白) 我晓得你要卖了，等一会再来扛。

老板 (内白) 就来扛。

童儿 (白) 我还要童男童女呢！待我走起来。到了，掌柜的！

老板 (内白) 作什么？

童儿 (白) 买童男童女。

老板 (内白) 只有童男，没有童女。

童儿 (白) 就买一个童男，要多少钱？

老板 (内白) 四百大钱。

童儿 (白) 一百。

老板 (内白) 不卖！

童儿 (白) 一百五十。

老板 (内白) 不卖！

童儿 (白) 二百。

老板 (内白) 不卖！

童儿 (白) 二百五！随你卖不卖！

老板 (内白) 卖与你了。

童儿 (白) 放在这里。我还要买童女去。到了，掌柜的！

老板 (内白) 什么事？

童儿 (白) 你们这里可有童女？

老板 (内白) 只有童女，没有童男。

童儿 (白) 哦，倒巧了，就买你这童儿，要多少钱？

老板 (内白) 三百大钱。

童儿 (白) 一百五十。

老板 (内白) 不卖！

童儿 (白) 二百钱。

老板 (内白) 卖与你了！

童儿 (白) 你等着，让我叫人来拿。特，将棺材抬上来。哎，棺材到了。我将童男童女背上来。都摆好了。
有请师娘。

田氏 (内白) 先生吓！

(田氏上。)

田氏 (西皮原板) 有田氏跪留平，
尊一声先生听我言：
今日你死还罢了，
撇下了为妻倚靠何人？
叩罢头来抽身起，
再叫童儿听分明：
(白) 童儿在此等候，有人祭奠，速报我知。说是你伺候了。

(田氏下。)

童儿 (白) 是。你看师娘，叫我伺候。待我看看有人没人？

庄周 (内白) 无量佛。

童儿 (白) 哽，有人来了，待我溜了罢！

(童儿下。庄周上。)

庄周 (念) 手提着龙头拐，脚登着朝甩。
我有几句话，说出来人害怕，人害怕：

夫死妻不嫁，夫死妻要嫁，叫人留话巴。

我死我死真我死，我是南海一道家。

(白) 我乃庄子便是。想我假死厅前。不知这贱人怎样守节立志？待我灵堂看来。哦，看贱人倒像守节的样儿。这金斗银斗，童男童女。童女不要说起，这童男到像活的一般。童男童男，师傅点化你成人吓！

(西皮慢板) 将生辰和八字揣在怀内，
点化童男说人言。
我一扇童男把头抬，
二扇童男眼睁开。
三扇童男双撒手，
我四扇童男随着师来。

(白) 特！哦！
(西皮原板) 点化童男人一样，
口中无舌难开声。
有贫道站灵堂用目观望，
又只见乌鸦乱飞扬。
我这里用扇儿将它取过，

(白) 特！

童男 (白) 特！

庄周 (白) 掌嘴！

童男 (白) 掌嘴！

庄周 (白) 说话！

童男 (白) 说话！

庄周 (白) 这，

童男 (白) 这，

庄周 (笑) 哈哈……

童男 (笑) 哈哈……

庄周 (西皮原板) 又只见童男说人言。

叫童儿带路灵堂进，

师傅把话对你讲明。

(童男下。)

庄周 (西皮原板) 一见童男他去了，
又只见童女在面前。

(白) 哎，且住。童男被我点化成人，童女在此。贱人到来，必问童男何往。不免举来神火将童女烧化便了！

(西皮原板) 举来神火将他焚，
忽然一计在心间。

(白) 不免变一王孙公子模样，前来吊丧祭奠。看这贱人怎样行为？

(西皮原板) 有贫道假一变，

(庄周下。王孙、童男同上。)

王孙 (西皮原板) 只见童儿在面前。

(白) 带路！

(西皮原板) 叫童儿带路往前走，
看一看贱人怎样下场。

(王孙、童男同下。)

【第二场】

(田氏、童儿同上。)

田氏 (西皮原板) 自从先生丧了命，
怎不叫人痛在心？
将身儿坐至在灵堂以上，
看一看何人来祭灵前。

(王孙、童男同上。)

王孙 (西皮原板) 正行走来用目看，
再叫童儿听端详：

童男 (白) 童儿前去禀知：就说楚国王孙前来吊丧祭奠。
(白) 晓得了。
里头有人滚出一个来！

童儿 (白) 什么人鸡毛喧叫？嘎！这个人好像我二百五十大钱买来的童男，怎么会活了？
不要紧，待我叫他一叫。
特，二百五！

童男 (白) 怎么叫我“二百五”？
童儿 (白) 你不晓得，我们师傅死了，我拿二百五十大钱买一个童男，与你一样。我就叫你“二百五”。

童男 (白) 你买的是纸的，我是个人。怎么会一样？
童儿 (白) 好呢，不叫你，不叫你。你干什么的？
童男 (白) 我们师傅前来吊丧祭奠。
童儿 (白) 你等着。
师娘，有人吊丧！

田氏 (白) 问问是哪一家的？
童儿 (白) 我去问。
二百五，
怎么又叫我了？
童儿 (白) 叫错了。你们哪里来的？
童男 (白) 我家师傅是楚国王孙。
童儿 (白) 晓得了。
回禀师娘：是楚国王孙。

田氏 (白) 往外去传：就说你家师傅已死，师娘身穿重孝，不便迎接。请那王孙自己进来罢。

童儿 (白) 好大规矩！
二百五，
又叫了！
童儿 (白) 叫定了你。
童男 (白) 就叫什么事？
童儿 (白) 师娘身穿重孝，不便迎接。想王孙不是外人，自己进来罢。
童男 (白) 里面说了，叫你自己进去。

王孙 (白) 哦，哦。
(西皮原板) 走上灵堂双膝跪，
尊声先生听我言：
如今师死到还罢，
撇下了徒儿无人授传。

田氏 (西皮原板) 有田氏在灵堂用目观望，
见王孙他生得十分可爱。
眉清目秀实好看，
雅赛当年小潘郎。
我有心与他成婚配，
不知他耐烦不耐烦。
奴不免上前去将他问过，
师傅吓！

童儿 (白) 见童儿在一旁珠泪汪汪。
田氏 (西皮原板) 童儿往里去传：吊丧以毕，我们要回去了。
王孙 (白) 小子，我们吊丧已毕，要回去了。
童男 (白) 小子，我们吊丧已毕，要回去了。
田氏 (白) 童儿，往外去传说：师娘有四句话头，对上了让他们回去；对不上不让他们回去。

童儿 (白) 你要拉住人家作什么？

田氏 (白) 去是不去?
童儿 (白) 不去。
田氏 (白) 师娘要打!
童儿 (白) 不要打, 我去了!
田氏 (白) 快去!
童儿 (白) 晓得了。
二百五, 师娘有四句话头, 对得上就让你们回去; 对不上不让我们回去。
童男 (白) 有四句话, 对不上不让我们回去。
王孙 (白) 哪四句?
童男 (白) 特。哪四句?
童儿 (白) 我也不晓得。
师娘哪四句?
田氏 (念) 青春一年少, 仙花用水浇。解开石中玉, 相交直到老。
童儿 (白) 有什么话一起说了。省得一次一次跑呢!
田氏 (白) 去说!
童儿 (白) 不去!
田氏 (白) 还是打!
童儿 (白) 去去!
问来了。
童男 (白) 哪四句?
童儿 (白) 青春一年.....
童男 (白) 少,
童儿 (白) 仙花用水.....
童男 (白) 浇,
童儿 (白) 解开石中.....
童男 (白) 玉,
童儿 (白) 他怎么知道了? 这一句, 你猜不着: 想交直到.....
童男 (白) 老。
童儿 (白) 嘎, 怎么都知道?
童男 (白) 你等着。
(念) “青春一年少, 仙花用水浇。解开石中玉, 相交直到老。”
王孙 (白) 你去对他言讲, 四句话头对上了。有三件大事可肯依定?
童男 (白) 特, 有三件大事可肯依从?
童儿 (白) 师娘, 有三件大事你可依从?
田氏 (白) 哪三件?
童儿 (白) 没有问。
田氏 (白) 问去!
童儿 (白) 哦, 不去要打的!
二百五, 哪三件事?
童男 (白) 我还不晓得哪三件。
王孙 (白) 头一件, 将师傅灵牌打倒; 第二件, 要脱白的, 穿上红的; 第三件拜了天地, 就入洞房。
童男 (白) 特。
第一件, 将你家师傅灵牌打倒。
童儿 (白) 放屁!
童男 (白) 第二件, 你家师娘要脱白穿红。
童儿 (白) 孝还未满!
童男 (白) 第三件, 拜了天地, 就入洞房。
童儿 (白) 你屁上加屁!
师娘, 这头一件, 将师傅灵牌打倒。
田氏 (白) 怎么说, 将你师傅灵牌打倒么?
童儿 (白) 不能够!
田氏 (白) 打倒就打倒!

童儿 (白) 师傅吓!
 田氏 (白) 你哭什么?
 童儿 (白) 你将我师傅灵牌打倒, 如何不哭?
 田氏 (白) 不许你哭。这第二件?
 童儿 (白) 叫你脱了白的, 穿上红的。
 田氏 (白) 哽, 那是自然。第三件?
 童儿 (白) 更称你的心了! 拜完天地, 就入洞房!
 田氏 (白) 往外去传: 件件依从, 请大公子书房更衣。
 童儿 (白) 特。
 二百五。叫孙子书房更衣!
 (王孙、童男下。)
 田氏 (白) 童儿随师娘更衣来。
 童儿 (白) 用不着。
 田氏 (西皮原板) 叫童儿等师娘把衣来换,
 (田氏下。)
 童儿 (哭) 师傅吓, 师傅吓!
 (王孙、田氏同上。)
 田氏 (西皮原板) 叫公子请过来同拜天坛。
 童儿 (白) 不要拜, 不要拜! 拜不得, 拜的不好!
 王孙 (西皮原板) 一拜花堂为媒证,
 田氏 (西皮原板) 二拜黄河就澄清。
 王孙 (西皮原板) 泰山倒了根还在,
 田氏 (西皮原板) 那黄河一去影无踪。
 王孙 (西皮原板) 一霎时腹内痛难以扎挣,
 田氏 (白) 公子怎么样?
 童儿 (白) 应该, 应该!
 王孙 (西皮原板) 打量我命活不成!
 (白) 我妻! 童儿!
 童儿 (白) 谁是你童儿?
 王孙 (白) 哎吓!
 (王孙死, 下。)
 田氏 (白) 哎吓, 哎吓, 我好苦命也!
 (哭板) 我一见公子丧了命,
 怎不叫人痛伤心。
 我将尸首忙掩定,
 再叫童儿听分明。
 (白) 童儿你过来, 童儿你过来!
 童儿 (白) 不过来! 不过来!
 田氏 (白) 你, 你过来罢!
 童儿 (白) 干什么?
 田氏 (白) 你去问问那君子, 得的什么病症?
 童儿 (白) 死了就死了罢!
 田氏 (白) 你问问去!
 童儿 (白) 那孙子!
 王孙 (内白) 君子!
 童儿 (白) 孙子就拢拢。你得的什么病症?
 王孙 (内白) 急心疼的病。
 童儿 (白) 屁股疼的病。
 王孙 (内白) 心疼病!
 童儿 (白) 乃是急心疼的病。
 田氏 (白) 你去问他什么药调治?
 童儿 (白) 死了就死了!
 田氏 (白) 不问, 我还要打!

童儿 (白) 去去去！
孙子要什么药调治？

王孙 (内白) 百药俱全，缺少药引。

童儿 (白) 顶好百药俱全，缺少药引。

田氏 (白) 问他要什么药引？

童儿 (白) 无有药引，问他则甚？

田氏 (白) 去问去！

童儿 (白) 孙子，什么药引？

王孙 (内白) 要亲人脑髓。

童儿 (白) 哎吓，这总没有了！
要亲人脑髓。

田氏 (白) 哦哦，要亲人脑髓么？

童儿 (白) 这总没有了吓！

田氏 (白) 哎吓，且住，想我先生一死，这上上下下谁是我的亲人？这、这、这，如何是好？有了！童儿过来！

童儿 (白) 我不是你的亲人！

田氏 (白) 你过来吓！

童儿 (白) 慢慢，叫我过来干什么？

田氏 (白) 哎，童儿。想你家先生一死，这上上下下无有我的亲人。师娘看将起来，你么还是我的亲人。

童儿 (白) 呀呸！我是你的亲人？不吃你的饭了，衣裳又不穿了，帽子我又不戴了，我不在你家了，我要走了！看看你找哪个亲人？

(童儿下。)

田氏 (白) 你看看一句话儿还未出口，气得童儿又走了。这便如何是好？有了！想我家先生已死，未过一七，脑浆未干，不免手使板斧将棺木劈开，取出脑髓，搭救王孙性命！我就是这个主意！
哎吓，慢着，我与先生夫唱妇随，叫我怎样下这毒手？这万万使不得，使不得！

王孙 (内白) 疼死我了！

田氏 (白) 慢着，我若是不救，死了一个，再死一个不成？还是将棺木劈开搭救公子性命便了！

(田氏下。)

【第三场】

(田氏上。)

田氏 (哭) 喊吓！
(田氏劈开棺木。庄周坐起。)

庄周 (白) 特！什么人？

田氏 (白) 我、我、我、我，田氏。

庄周 (白) 田氏你要撵我来，你要撵我来！
(扑灯蛾)
骂声田氏大不该，大不该！
不该板斧来劈棺，来劈棺！
不是贫道躲的快，
险些砍了天灵盖。

(白) 田氏作什么来了？

田氏 (白) 与你守节立志来了。

庄周 (白) 与我守节立志来了？你看你穿的衣服！

田氏 (白) 哦，衣服。

庄周 (白) 穿的红鞋！

田氏 (白) 红鞋。

庄周 (白) 可像守节立志的样儿？

田氏 (白) 哎，先生不知：自从先生死后，外面来了一个算卦的先生，他言说先生不到一七，就要还阳。故尔为妻手使板斧，将棺劈开，救你的活命来了！

庄周 (白) 这倒是了！与我倒杯茶去！
田氏 (白) 是。
天爷爷！他怎么又活了？
庄周 (白) 田氏，我来问你：尘世以上难道比我庄子灵的还有么？
田氏 (白) 哽，比你灵的多的多呢！
庄周 (白) 呀呸！哪里是灵的多的多？分明是楚国王孙公子前来登丧吊祭，你观见他人才出众，相貌惊人，留在府下招亲。他得下急心疼的病症，你手使板斧前来劈棺，取我脑髓救他性命，是与不是？
田氏 (白) 我来问你：拿贼？
庄周 (白) 要脏！
田氏 (白) 捉奸？
庄周 (白) 要双！
田氏 (白) 和尚帽子道士头，拿来我看！
庄周 (白) 我看你不看的好！
田氏 (白) 我一定要看！
庄周 (白) 你等着。
(王孙上。)
田氏 (白) 罢了！夫……
庄周 (白) 特！
(王孙下。)
庄周 (白) 吓！哈哈哈……
(庄周下。)
田氏 (白) 先生你回来！先生你回来！不、不、不好了！
(哭板) 一见先生他去了，
(哭) 先生，吓吓吓！
(哭板) 怎不叫人胆战惊？
将身回在灵堂进，
但不知先生几时回来？
(白) 我好悔也！
(田氏下。)
(完)